



中國文化史叢書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祿著

中國文化叢書

第二輯

# 中國音韻學史

上

張世祿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2523

上海書店



1012523

## 影印说明

本书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是商务印书馆在三十年代出版的。重印时经原作者作了校阅，改正了错字，并撰写了《重印后记》，对原著出版后音韵学这门学科的进展情况及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阐述。

一九八四年

# 目次

## 上册

### 第一章 導言……………一

### 第二章 古代文字上表音的方法……………三二

#### 第一節 中國語的演進和文字的性質……………三二

中國語文的性質對於音韻學的影響——世界文字的種類——拼音字母的種類——文字標音的相對的效用——  
中國「表意文字」對於研究音韻的障礙——中國文字具有五千年的歷史——中國語的特性和演成的由來——  
中國文字的演化受語言性質的影響

#### 第二節 「形聲」「假借」和音義的關係……………四二

中國文字由「衍形」趨向「衍音」——借字表音的方法的盛行——甲骨金石刻文上「假借」的例——「形聲」亦由

借字表音而起——形聲借所以適應中國語言的性質——中國文字上無拼音的方法——漢字非純爲標音之用——借字表音兼以表義——形聲「聲旁」常具有意義

### 第三章 周漢間的訓詁和注音……………五六

#### 第一節 「聲訓」的淵源和體例……………五六

周漢時代未有音韻學專書——「聲況假借」卽形聲假借的表音方法——訓詁上主要方法以字音爲樞紐——「聲訓」的體例和發生的原因——漢代聲訓的盛行——聲訓和研究古音及注音方法的關係

#### 第二節 「讀若」和音義的關係……………七〇

「直音」發生的時代——「讀若」兼以表明假借——說文「讀若」與傳注「讀如」並無分別——「讀與某同」與「讀若某同」無別——「讀若用本字」的例——「聲讀同字」的例——讀若和直音的缺點

#### 第三節 周漢間人的辨音……………八三

「審音」發生的由來——音讀上絕對的和相對的分別——先秦時的審音——關於漢人辨別音讀的解釋——讀若直音下補助的說明——釋名非「反切」的始祖

## 第四章 「反切」和「四聲」的起源……………九六

### 第一節 「二合音」和「雙聲」「疊韻」的原理……………九六

中國語詞轉變和分化的現象——「反切」「四聲」和中國語本質的關係——「雙聲」「疊韻」的原理和反切的起源——雙聲疊韻在中國語上演化的現象——「直音疊字」和「雙聲疊韻連語」的發生——雙字音和單字音間的關係——「二合音」發生的原因——雙字代表一語的由來——「二合音」和反切的形式

### 第二節 字音的分析和「反切」的起源……………一二三

反切發生在漢晉直音盛行的時代——「聲母字」和「韻母字」——「反切語」的研究——「聲」「韻」倒置的現象——「正反」和「倒反」——「雙反」的例和六朝時的通行反語——「反切」的名義——反切注音受有直音的影響——反切非起于孫炎——「音義」二類音的產生——音讀的演變和反切的興起——字音的分析和梵文字母的關係——魚山製契的傳說——孫炎切韻爲後來所引用——「韻書」的起源

### 第三節 「字調」的區別和「四聲」名稱的由來……………一三八

「字調」分別在中國語上的重要——古時韻字調分別非純爲「音調」變化的關係——「韻書」初起以字調類別字音——「五音」的意義和「四聲」並不相同——「平仄」的分別和「清濁」「輕重」等的意義——四聲的分別受有轉讀佛

經的影響——中國收尾種音演化的情形——四聲名稱成立在齊梁以前——審音文士和佛教文化的關係——齊梁時的聲律論——「八病」的意義——「聲韻」與「調」三種元素分別的開始——五音名稱的沿用

## 第五章 魏晉隋唐間的韻書……………一六七

### 第一節 魏晉六朝的「韻書」和諸家的「分部」……………一六七

「音義」一類書的流行和韻書的發生——李登聲類和呂靜韻集——作韻集者不止一人——聲類韻集對於往後韻書上的影響——六朝韻書的錄出——審音和作文的兩種目的——六朝諸家，各有垂互的原因——韻書上側重分析韻部的趨勢——六朝諸家分部的大概——六朝諸家和陸法言切韻的關係

### 第二節 陸法言「切韻」和唐代「韻書」的派別……………一八九

陸氏切韻作述的由來——頡之推等關於音韻的主張——陸法言的身世——陸氏分部注音的宗旨——陸氏切韻的部目——陸氏部目和切韻的缺點——唐人陸氏一派韻書的緣起——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對於陸書的補正——孫愐唐韻的底本——孫氏唐韻的部目——孫氏唐韻和宋代廣韻的關係——陸孫以「清濁」輕重」分韻的音理——孫氏對於陸書的增訂——李舟切韻改訂陸孫諸書的部次——李舟切韻爲宋人韻書的始祖——唐人韻書的別派——慧琳一切經音義所據的秦晉韻書——元廷監韻英的分部

# 中國音韻學史

## 上册

### 第一章 導言

不論那一種學術，總是要受着一般文化演進的影響；一般文化上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各種學術也自然會敦促牠們本身的進境。因為一般文化的演變，對於某種學術，也往往直接的或間接的增進了牠研究時所必需的基本智識，供給了牠研究時所應用的某種新工具，擴大了牠研究時所採取的材料和門徑。因之，我們要窺探一國裏某種學術演進的情形，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這個國家在一般文化上曾經發生過幾次的變動，以及這些變動對於促進這種學術的研究，有怎樣的關係。同時我們又必須要記得：學術的本身總是離不了牠所研究的對象；一國裏的某種學術，常常是屬



于這個國家裏某方面現象的探討和說明，因之這種現象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往往足以影響于學者的心理，而使這種學術上也形成了某種特殊的狀態；現象的本身發生了某種變化，學術上也隨着適應這種變化而引起了一些動態。所以我們要考察一國裏某種學術的演進，同時尤須注意到牠所研究的對象，本身上具有怎樣一種性質，曾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這種學術上所受的影響。

我們這裏要敘述中國音韻學的源流和牠怎樣的發展，我們必須知道中國在一般文化上曾經發生過兩次的大變動，一次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一次就是由于西洋文明的輸入；這兩次文化的變動，使得國人對於音讀分析的智識大大的增進，在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上也知道加以改良，同時對於運用的材料和所取的途徑也漸漸加以擴充；因之，中國音韻的研究，無論過去和現在，都具有日新月異的情形，未曾一時停留不進。過去中國音韻學上，如「反切」的注音方法，「四聲」的名稱，「韻書」的體例，以及「字母」「等韻」的建立和排比，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于梵文拼音學的輸入，并且受了翻譯和轉讀佛經的影響而自然產生的。到了近代，國人更受西洋語言文字的

薰陶，同時語音學、語言學和其他科學的智識陸續輸進了中國，國人採取他們的方法和學理，用來探討中國音韻的現象，又應用外國語音演變的事實作為中國音韻的比照，另一方面又擴大了研究的材料和途徑；而國外的學者依着這種趨勢來研究中國音韻的，也有很大的貢獻，給國人以很多的啓示。于是由反切的改良進而規定『國音字母』，由『國音』的分析進而調查各處的方言，由方言的比較研究進而擬測古代以至上古的音讀。中國音韻學的進步，不能不歸功於外來文化的影響。

關於中國音韻學的定義，羅常培在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一文（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一號）裏曾經立着：

『音韻學就是分析漢字或漢語裏所含的「聲」「韻」「調」三種元素，而講明牠們的發音和類別，並推究牠們的相互關係和古今流變的。』

可以見得中國音韻學的對象，就是中國語言文字裏音讀方面的現象；音韻的研究也可以說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一部分。我們要把中國語文上音讀的現象加以分析，並且把這種分析的結果說

明牠們的類別和發音狀態，固然需要，有音韻學的基本智識；如果再要推究牠們相互間的關係，和古今的流變，那末，除了具有基本的音韻學智識之外，尤須運用適當的工具和方法，并且根據下豐富正確的材料。音韻學的智識以及研究時所運用的方法，所根據的材料，我們說過，往往是隨着一般文化的演進而有進步和發展的；可是，無論如何，總離不了研究的對象。中國語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常足以影響于學者的心理，他們爲着要適應這種語言文字的性質，對於音讀方面的考察和分析，也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中國語通常說是「單音綴語」或「孤立語」，在語詞形態的變化上，「雙聲」「疊韻」的關係最爲顯著，次之就是「字調」的區別，所以中國音韻學最初的建立，就是在語音上「聲」「韻」「調」三種元素的分析。因爲中國語的這種性質，使文字上也演成了一種單音綴的「表意的」字體，而不採取字母拼音的制度，字體本身也沒有確定的「音值」。過去的學者受了這種文字的洗禮，雖然把字音裏所包含的元素分析出來，而總是沿着漢字注漢字的方法。反切和「讀若」「直音」的分別，在注音的效用上也只是反切以兩個字體來表明所注字的雙聲、疊韻的關係，或者更用下一個字體兼表字調上的同屬一類。由疊韻的關

係總括得來韻書上的「韻目」以至「等韻表」上的「韻攝」由雙聲的關係歸納而成的「字母」仍舊用通行的漢字來作標目。因之在韻書、等韻表和過去許多音韻學家的學說當中，我們只能窺知當時所認為某種同音字的系統，而不能確定各個字的「音值」和「調值」；各個「韻部」和各組「字母」彼此間的分別以及等韻上各「等」各「呼」的分列，在後代，或且當時，也往往難以明瞭牠們的所以然。我們如果要推究這種分別的理由，要擬測過去各個字的音讀，那末，必須要另外採用一種音標的制度，並且要盡量運用漢字以外的材料；而反切、韻書、等韻上的種種弊端，也必須等待國音字母或其他音標制度的規定，才能掃除淨盡。過去中國音韻學上所以形成這種特殊的狀態，正是由于牠所研究的對象，就是中國的語言文字，具有了特殊的性質，而研究音韻的學者也難免受了這種性質的影響。

研究的對象既然足以影響于學者的心理，所以中國音韻現象上發生了某種變化，學者也隨着適應這種變化而使音韻學上成立了某種建樹和改革。文字上「形聲」「假借」的系統漸漸和實際的語音分離，于是由「警況」「讀若」進而辨別音讀，更由「直音」進而應用「反切」。

因收尾輔音演化的結果，字調的區別也漸漸顯著，于是由「五音」命字進而建立「四聲」的名目，韻書上以四聲分韻，韻部上等呼的差異，往往足以促進「聲紐」的分化，可是因語音「單純化」的結果，韻部很多發生混同，入聲韻的收尾音也失落或且轉而併於平、上、去，于是韻書上併韻的結果，更把四聲合爲一韻，等韻表上也把「等」併合於「呼」，把「轉」併而爲「攝」。同時聲紐上濁音併合於清音，于是由「清濁音」的分別進而立爲「陰、陽、平」的名目，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字母」的刪併。反之，反切韻書、字母等韻，不合於古代實際的音讀，于是又轉而從事古音的考證，這些現象正足以表明古今音變上「聲」「韻」「調」三種元素相互間的關係，而古今音變的現象，又正是中國音韻學演進史上種種動態所以發生的一種主要的直接的原因；學術離不了研究的對象，實際音韻的現象上發生了某種變化，音韻學上也隨着產生了某種改進，所以我們要敘述中國音韻學的源流和發展的情形，一方面須注意到整個文化史上的變動，因而推究牠所受外來的影響；另一方面，還須考察中國語文本身的性質和音讀演變的事實，以明瞭這種學術上所以形成特殊的狀態和牠推衍進步的由來，還包含有內在的因素的。

世界各國的文字，大都採用字母拼音的制度，雖然對於實際語音的表現，只具有一種相對的效用，不是絕對完密的記錄語音的工具，可是各個字母大都具有確定的音值，並且用來分析音讀的組織，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各個語詞音讀的形式。只是中國文字，還是一種表意文字的性質，未曾採用字母拼音的制度，字體本身沒有確定的音值，也不是用來表明語詞音讀的組織。我們要推究這種文字所以演成，自然要歸結到中國語言的性質。中國語言文字的演化，至少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根據東亞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更從中國古代詩歌的音律上觀察，可以斷定在中國文字結構上的演化未曾完成以前，中國語言早已具有了『單音綴的』和『孤立的』兩種特性。因為語言具有單音綴的特性，使文字上也演成單音綴制，一個字體只是具有單個的音綴；因為語言上孤立的特性，使文字上也只是用各個字體來代表各個單純形態的語詞，無需再用音標來表明其他語言上所具有的種種形態的變化。所以中國文字始終保持着表意文字的性質，未曾採用字母拼音的制度，語言本身的性質就是演成這種事實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文字上由『衍形』演進到了『衍音』固然是由於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使然，在中國文字演化上圖畫的色彩未曾泯失的時候，已

經通行了「假借」的方法，並且具有了「形聲」組織的萌芽；但是所謂「形聲」「假借」都是依據于借字表音的方法，利用同音語詞的互相比擬，以一個字體或字體組織上的一個「偏旁」來代表另一個同音語詞。這種同音語詞的互相比擬，並不需要絕對的確切，因之這種文字上表音的效用，只是使我們知道在某個時期內某字和某字間在音讀方面有相同或僅相似的關係罷了。因習慣上的沿用和字體組織的一經固定，實際音讀的變更，就無法在這種文字上表現出來；而且利用字體來代表整個的語詞，既然沒有應用拼音的字母把音讀的組織加以分析，又離不了表意的作用，所謂形聲、假借，都是借着表音來表明語詞的意義，並不是純粹的語音符號，因之中國最初的注音，也適應着這種文字的性質，在解釋音讀時，便參雜有訓詁的關係。

在魏晉以前，中國未曾有音韻學的專書，音讀的注釋都是附麗於文字訓詁當中，而所用來注明音讀的，只是一些「譬況假借」。所謂譬況假借，就是依據于中國文字的性質，從形聲、假借的表音方法上產生出來的，所以離不了文字訓詁的範圍。因中國語言所具有的特性和文字上利用借字表音的方法，演成了一字數義和一義數字的现象；要析理這種字體和意義間複雜的關係，便不

得不採用以字音爲樞紐的訓詁方法；于是同音相詁之外，又通行了『聲訓』。聲訓書中無論是以『本字爲訓』或『易字爲訓』，都是利用字音來解釋字義，由文字上的形聲、假借推衍出來的。因假借的應用，使得一個字體可以代表各異的語詞，于是一字而具有數義，在訓詁上也成立本字爲訓的例；又因假借的應用和形聲孳乳的方法，使得同一的語詞或音義上相關的語詞而用各異的字體代表出來，于是又產生一義數字的現象，在訓詁上也成立同音相詁和易字爲訓的例。從這些訓詁的例上所表示的字義和字音的關係，又推衍出來一些譬況假借的注音方法，最顯著的，就是漢人『讀若』的例。我們考察漢人讀若的注音，無論在文字的說解或經典的傳注，都不是完全用來表明文字的音讀，而是參雜有訓詁的作用的。漢人讀若的例，有用別一個字來注明這一個字的音讀，實際上往往所以表示兩字在意義上可以同音通用或認爲是同語而異文；這正是因爲語文上一義數字的現象，依訓詁上同音相詁和易字爲訓的例而產生出來的。又有所謂『讀若用本字』的例，以一字此音此義注釋彼音彼義，這又是因爲一字數義的現象，依聲訓當中本字爲訓的例而產生出來的。其他讀若的例，也總離不了解釋文字義訓的作用，我們正不應把牠們作純粹的注



音來看待。可是由文字上的表音方法進而爲譬況假借的注音，已經覺得音讀在文字義訓上的重要，對於字音的認識也漸漸的深切；東漢末年就有很多採用『直音』的方式，足以顯示音讀的注明，也漸漸離開了訓詁的關係而獨立了。不過無論是讀若或直音，總沒有把音讀的組織加以分析，只是利用音同或音近之字來互相比擬罷了。當比擬得不很確切的時候，又不得不附加一些辨別音讀的說明；于是由文字訓詁的關係來作音讀的比較，由比較而辨別音讀的同異，就養成了一種審音的智識。我們看周漢人對於音讀的辨別，可以推測那時已經認明了『音色』上的種種差異和『音調』『音勢』『音量』上的種種變化；如『外言、內言、急言、徐言』之類，雖然令人不能得到明確的識別，也正足以代表那時一般審音的智識。後代反切、四聲以及字母、等韻之學，固然是因爲受有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但是古書上的這種注音和辨音，也不能說是沒有一點兒啓示的力量。

學術上的推衍和進步，除了具有特殊的原因之外，總是爲着應付實際的需要而發生。我們要推究『反切』和『四聲』的起源，我們首先便須注意于中國語言轉變的實際情形；因爲語言上